

中国少数民族作家优秀作品汉译本

羊皮鼓译丛



金隅

- 阿里木江·司马义 著
- 铁来克 译

连续降了十天的雨终于停了。布拉克萨依的天气也开始变晴了。人们企盼已久的太阳放射着白茫茫的光在村庄上空游移，一簇簇白云的下方，一片片草地向远方延伸。阳光普照下的草地散发着青草和花丛湿润的清香，炽热的太阳又开始向大地洒下毫不吝啬的光芒……企盼阳光的男人们走出低矮潮湿的土屋来到了农田，妇女们则将屋里的毛毡、线毯、被褥等纷纷抱到院子里开始晾晒，街上不断传来孩子们嬉闹追逐的吵闹声。布拉克萨依人的生活又开始了。

CHISO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羊皮鼓译丛

金隅

阿里木江·司马义 © 著
铁来克 © 译

CHISO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金隅
JINYU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隅 / 阿里木江著; 铁来克译. -- 乌鲁木齐: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10.11
ISBN 978-7-5371-9119-7

I. ①金… II. ①阿… ②铁…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10088 号

羊皮鼓译丛

金隅

阿里木江·司马义◎著 铁来克◎译

出版人 徐江

责任编辑 徐江

装帧设计 吾荣娜

出版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社址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二巷1号

邮政编码 830049

电话 0991-2300400(编辑部)

网址 <http://www.qingshao.net>

发行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营销中心

电话 0991-2880892

经销 各地新华书店

法律顾问 钟麟 13201203567

印刷 乌鲁木齐大金马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制作 一心设计工作室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4.75

版次 2011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71-9119-7

定价 26.00元



入夏的布拉克萨依非常干旱,到现在,还没有一场像样的降雨。大地一片灰蒙、干裂,热得像饕坑一样滚烫。树叶上落着厚厚的一层尘土,树枝无力地耷拉着,懒得一动。沉闷的天空上挂着的太阳,从早到晚毫不吝惜地将炽热发烫的光洒向隐约可见的银白的群山,洒向一望无垠的荒野、戈壁、丘陵和村庄。村庄周围的农田,山脚下的荒地,所有没有遮蔽的地方,都变得一片灰白。空气沉闷燥热,好像点燃一根火柴就会即刻燃烧。只有间或吹来的山风,将周围干枯的草木那苦涩而带有一丝凉意的气息吹到人们的脸上。

在乌奇克里克山西部山谷北侧的荒原上,一条蜿蜒崎岖、高低不平的畜车道,一直伸向这座被称为“布拉克萨依”的村庄。只有六十余户人家的这座古老的村庄,一直靠从山谷里流淌的一眼泉水滋润生命。然而,至于该村庄是什么时候形成的、怎样形成的,则各有各的说法。据一些老人讲,布拉克萨依曾经是个很大的村庄,山谷里的泉水丰盈,汇集成一条大河,潺潺而流,源源不断地流淌。而在村庄下游已经干裂的那片荒地曾是肥沃的良田。后来因遇严重干旱,泉水渐渐减少、枯竭,良田变成了荒漠,人们也纷纷迁移。再后来,泉眼又冒出了水,细水长流,人们又开始傍水而居,生活在了这里……不知哪一年,守墓人在高坡上的坟地挖墓时,挖出了一块很大的石碑,碑面刻着奇怪的文字。消息不胫而走,县文物管理人员来到这里,经考证后认为,这是千年以前的古人所使用的一种文字,并将石碑一并带走。这件事在布拉克萨依引出了许多动人的故事。水磨坊主人买苏木·塔兰还传出了“布拉克萨依当年曾是皇帝的夏都”之说。他说:

“我爷爷说,古时候,这片土地上曾是一个王都,国王觉得这里夏季

气候凉爽宜人,便居住在这里。后来这里发生战乱,人们遭受了杀戮之苦。”作为佐证,他还指着建在村西的一座高坡上高高矗立的拱形圆顶建筑说:

“我爷爷还说,这座拱形建筑是我的祖爷伊迪里巴依的墓。伊迪里巴依看到这里的人们纷纷背井离乡,便从偏远的地方组织迁来了许多农民,从此这里又重新繁荣了。伊迪里巴依曾是为官一方、治理民众的很富有的人。他腰缠万贯,家财不计其数,甚至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财产。据说如果他的马群到河里饮水,河道里的水就会立即停流……”

无论什么时候,也不论多么贫穷,布拉克萨依人都总是以家乡和祖先而炫耀自己,也从不把外乡人看在眼里。因为乡民们都相信买苏木·塔兰的话。

买苏木·塔兰的家位于该村上游靠山的地方。他在父母遗留下的两间老房子里已经生活了半个多世纪。就是在这栋土坯房里,他生养了五个孩子,其中三个孩子已长大成人。尽管这座用泥土墙砌成的没有廊檐的房子已陈旧得有些破损,但在买苏木·塔兰的心中,它仍是那么顶天立地,那么亲切而温馨。虽然他儿子图尔干多次向他提出拆除旧房盖新房的要求,但均遭到了买苏木·塔兰的拒绝。在他房屋前面围着一圈很大的院墙,院子里有几棵不知是什么时候种下的老榆树和杨树,其他地方则满是蒿草。与其他布拉克萨依人一样,他的大院也没有大门,只是在安置大门的位置上竖了两根立柱,上面安插了两根檩条。

买苏木·塔兰不紧不慢地喝完了妻子谢尔瓦娜早晨为他准备的没有奶油的奶茶,接着又习惯性地卷起一根莫合烟点燃,浓烈呛人的烟雾迅速弥漫在低矮的屋内,吐出的烟雾从上到下形成了一层薄薄的烟雾圈。正坐在土炕上喝茶的女儿帕丽达和胡尔希达因为忍受不了那难闻的烟味,匆忙地喝完茶,提起书包就往外跑。而谢尔瓦娜则习以为常,不声不响地卷起了餐布。

“没有茶叶了。”她敬畏地望着丈夫,“一大早帕丽到几户人家里借茶叶,好不容易从阿依西布维家借来了一把茶叶。真是‘自己没有的,世上就没有’,也真太难为人了。”

听了妻子的话,买苏木·塔兰黝黑的脸变得阴沉起来。他不悦地对

妻子说：“不是几天前才给了你半块砖茶吗？”

“每天喝三顿茶，半块砖茶够用吗？”

听着妻子的话，买苏木·塔兰的口气似乎软了一些，瞥了一眼靠在墙角的粮袋。

“等到新粮出来，家里的日常费用只能指望这半麻袋胡麻了。地里的小麦还有两个月才能收。如果今年夏天再这样旱下去，地里的粮食恐怕也收不上多少了。看来今年这日子不太好过啊。”想到这里，买苏木·塔兰满面愁容，一阵头痛。

谢尔瓦娜望着丈夫忧虑的面孔转移了话题：

“帕丽还想读大学，怎么办？”

“算了。”买苏木·塔兰挥着手臂不悦地说，“已经读了十几年书，我们还用什么来供她读呢？女娃嘛，这就够了。”

谢尔瓦娜早就想到丈夫会这样说。

“我可怜的女儿啊！”她深深地叹了口气，“年年都是优秀学生，她一直想长大了就上大学，当国家干部。不知她会多伤心啊……”

妻子的话，使买苏木·塔兰的心情沉重起来：“我也很想让她继续读书，可是我们的家境就这么个状况，拿什么供她读书呢？”他自言自语，长吁短叹。

买苏木·塔兰抽完一根烟后，来到了院子里。已升到一竿高的太阳，将这座小院照得火烫而刺眼，干裂的院墙和地面像火一样炽热。“啊，一大早就这么热，到了三伏天会怎么样呢？莫非要将田地烧成焦土了！”买苏木·塔兰愤愤地瞥了一眼空中的太阳，深深地叹了口气，跨出了院子。

寂静的村庄，布拉克萨依人粗糙、七扭八拐的土坯屋，好像还在闷热中昏睡。只有路边草丛中不时传来蟋蟀的“唧唧”声。买苏木·塔兰踏着滚烫的土路朝村当中亚尔买买提的小商店方向走去。

这是布拉克萨依人的习惯。他们每天喝完早茶，不论有没有事，都要不约而同地涌到位于村正中的这个小店前。在人民公社时期，小店前有一片很大的果园，现在，只剩下几棵老榆树，成了人们经常聚集的场所。人们经常边打扑克边谈论村里发生的一些新鲜事。

买苏木·塔兰沿着院墙根继续走。望着干裂的院墙，他深深地叹了口气。齐腰高的院墙一部分已经塌陷，有些地方则有很大的豁口，因长久的风吹日晒，房屋也显得更加低矮。本来他想今年翻修这些破墙，然而能帮他忙的儿子图尔干离开这里已有一年。为了挣钱，图尔干离家出走了，是死是活，至今杳无音讯。而两个女儿，靠她们还能干啥呢？瞧，如果再这样干旱，不要说收成无望，只怕如何过冬也成了一个问题……一想到这些事，买苏木·塔兰的心里就充满了苦楚。阳光像毒汁一样洒在大地上，地面像烈火一样炽热、滚烫，穿在脚上的那双破黄球鞋使他越走越烧得难受，到小店前时，他早已汗流浹背、气喘吁吁。

买苏木·塔兰来到时，这里已有七八个人正围在一起打扑克。而打扑克的这些人也都是村里知名的一些老少爷们。他们在被人们践踏得枯萎的草地上，随便垫上一块被撕下的纸箱板什么的，就地围坐在一起打牌。黝黑、干瘦、左眼有些斜视的一个人看见爬过残墙断壁正朝这里走来的买苏木·塔兰，便对他喊叫起来。

“快来吧！买苏木！”他挥着手，“我与这个秃头做对家就是背运，真让我倒霉啊。好像这家伙今天连脸也没有洗就跑来了……”

坐在他对面的圆胖脸、没有胡须的秃顶人轻蔑地摇了一下头。

“你自己不会打还怪我吗？”他从鼻腔里“哼”了一声继续说，“他是个不懂看眼色的蠢东西。”

“你使了什么眼色？”

“我让你走黑桃，你却打红桃。”

“那你不会好好使眼色吗？”

“可你就是不见我的眼色呀！”胖子用对方“瞎子”的绰号讥笑道。

“那你为什么挠头皮呢？”对方用胖子“秃头”的绰号反击道。

布拉克萨依人都有绰号，因而他们的娱乐游戏、说笑总是与他们的绰号分不开。他们总是这样有说有笑，不知不觉地度过漫长的时光，只是在感到饥肠辘辘的时候，他们才会想起：“唉，该喝茶了。”便纷纷起身回家。

不一会儿，在他们的身边出现了一位矮个、瘦小、嘴里只剩几颗黄牙的人，他像个迟到的学生难为情地望着牌友们傻笑。

“嗯，依来克，今天你怎么来晚了？”买苏木·塔兰对他说，“是不是乌玛依将你绑在摇床上了？嗯，说话呀！”

“这个依来克呀，习惯了睡摇床，甚至天亮了还不知道睡在摇床里。”被称为“秃头”的夏姆西挖苦道。

接着，绰号“瞎子”的杰帕也对依来克发起了进攻：“听说昨晚你和儿子们因为争夺摇床打了起来？”

“是的，我差一点儿丢掉一只眼睛。”依来克也毫不示弱地回击道。

依来克是该村五保户之一。他一家人都是全村有名的懒鬼，长期以来依靠政府的救济度日，为此村里人还编造了许多有关他的笑话。依来克长得瘦小，而他老婆乌玛依却长得非常壮实，块头很大。几年前，夏姆西在扑克场上说了这样一段笑话：“昨晚，依来克的家闹得鸡犬不宁。我想是不是出了什么事，便去看看，发现依来克正在骂乌玛依。后来得知原来是他儿子卡斯木哭闹，因为太瞌睡，乌玛依便将睡在身边的依来克误当成儿子抱到了摇床上。因为这件事他们就吵了起来。于是，依来克对他老婆发誓：‘从此我再也不睡你身边了。’”

还有一次，杰帕将有关依来克的另一则笑话带到了这里：

“早晨我到依来克家里时，他让我看一样东西，我一看是个尿管子。我问他这是什么，他说：‘是我在摇床上使用的排尿器，这个排尿器一直伴随我两个儿子长大成人。’他说着便将那玩意儿放进了箱子里……”从此，依来克便有了“尿管子”的绰号。

“依来克，”杰帕接着刚才的笑话对依来克说，“我正为孙子找不到尿管子而发愁呢，能否把你的那个尿管子借我一用？”

“如果给你，你不就把它当成望远镜使了？”

顿时笑声四起。

“好样的！依来克！”夏姆西拍着大腿说，“莫非你今天在家里吃抓饭了吧？”

“昨晚我老婆煮了一锅羊头，我今天早晨吃的就是羊头！”

“看来今天不能惹依来克，”夏姆西摇着头说，“说不定他也会像公鸡一样蹬踢人呢！嗨！对了，你那公鸡还在吗？”

“一大早就因为这事闹的。”依来克说，“我睡得正香的时候，圈棚

忽然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我以为发生了什么事，出来一看，原来是我们的那只红公鸡飞到了畜棚的梁上。听好了，你们猜后来发生了什么事？红公鸡拍着翅膀伸展着躯体鸣叫起来，顿时，像我腰一样粗的大梁‘咔嚓’一声从正中间折断了！还好，我那红公鸡平安无事。为了收拾那根大梁，我才来迟了呀！”

听惯他吹牛的人们立刻捧腹大笑起来。

“嗨呀！你的大红公鸡真了不起呀，依来克！”买苏木·塔兰又逗他，“听说，你那只公鸡还帮助热依木夏把陷在泥坑里的拖拉机拉了出来，有这回事吗？”

“有！”依来克顿时活跃起来，“一天，我正在给红公鸡喂食，热依木夏叫喊起来，出门一看，原来是他家的拖拉机陷在了我们家门前的水沟里，拖拉机只是轰轰地响，却出不来，轮子原地打转。左邻右舍们过来帮他推还是无济于事。正当我们不知所措、感到头疼的时候，忽然我家的红公鸡挺着高高的胸脯，迈着大步，在拖拉机周围转悠着。当我猜想它会做出什么惊人的事情的时候，它突然跑过来狠狠地踢了一脚拖拉机，只见热依木夏的拖拉机像个皮球一样飞出了水沟。你们知道热依木夏那个吝啬鬼，甚至连乞丐他也舍不得给一分钱，然而这一次，他却非常慷慨，立即掏出五十元钱，在红公鸡头上摇转了一遍后交给了我。”

“你那五十元还在吗？”买苏木·塔兰笑着问。

“怎么了？”

“你那公鸡的名声从此就会传遍全县，我是担心别人的言语会中伤你那宝贝公鸡啊。”

“那该怎么办？”

“每次礼拜的时候，我们都在为你那公鸡的平安祈祷祝福，你就不想对我们有个表示？”

“我该为你们做什么？”

“我们也不多说。”买苏木·塔兰指着手里的扑克说，“你给我们买一副新扑克就够了。”

依来克发现自己的吹牛给他带来了损失便傻笑着说：“扑克嘛，我应该买。”他挠着头继续道，“只是我早晨出来时兜里没装钱……”依来

克的牛皮也吹完了，买苏木·塔兰挥着手臂说：“听他鬼话的都是傻瓜！好了，杰帕，发牌吧！尽管很破旧了，还是玩我们自己的牌吧。”

这就是布拉克萨依人的生活，打牌是他们最大的乐趣。他们喝过妻子为他们准备的早茶，便很自然地聚集在这里打牌取乐，一直到天色渐黑。这一游戏使他们忘了在这个世界上发生的所有事情——农活、家务、儿女们的争吵，对他们来说，生活的乐趣、享受就是打牌。

尘土飞扬的乡道上突然传来了摩托车的轰鸣声，他们停止了手中的扑克，伸长脖子，朝远处张望，只见通往县城的马路上有两辆摩托车正朝这边奔来。

“这不是铁依普吗？”依来克从干打垒的短墙上伸长脖子说，“好像是从乡里来的。”

“那他后面是谁呢？”买苏木·塔兰问。

“谁知道呢？好像是个干部。”

“想吃羊羔肉了吧。”夏姆西看着依来克又开起了玩笑。

“依来克，你去问一下铁依普，或许是发救济的干部来了！”

牌迷们将依来克围在了正中：“救济他在春季就领过了，现在他可是拥有毛驴车了。”

“这次他可能会向他们要奶牛的。”

“可不要对他们提及你那只公鸡呀，他们会以为你是财主，什么也不会给你的。”

“何必呢，你就说给我买一副扑克吧！”

村委会主任铁依普直接来到打扑克的人们当中，向他们问候施礼。然后转到亚尔买买提的小商店前面，停下摩托车，并带着来人进了小店。依来克好像是专门等待他们似的站了起来：“我去买盒烟。”说着朝小店走去。

“你刚才不是说兜里没带钱吗？”夏姆西向他喊道，但依来克装着没有听见径直进了小店。大约半小时后，依来克又回到了打扑克的人群中。

“你们知道铁依普把谁带到这里了吗？”依来克迫不及待地说。

“是不是发救济的干部啊？”

“是谁啊？你怎么不说？”

牌迷们停下手中的牌望着依来克。

“是新任乡长伊斯拉皮勒。”依来克严肃地说。

“他怎么来了？”

“听说他要住在布拉克萨依，要干一番事业呢……”

“你说他叫什么名字？”买苏木·塔兰问。

“好像是伊斯拉皮勒。”

“他们在小店里干什么？”

“正在喝饮料。”

“看来，从今往后就要我们来供养这位大人了。”夏姆西深深叹了口气，“今年的干旱就已经够我们受的了。”

“别伤脑筋了，朋友。”买苏木·塔兰开玩笑道，“难道这样的头儿你还见得少吗？只要我们平安无事，他也不会待长久的。”

这时，从小店斜对面的清真寺里传来了阿卜杜勒·麦憎沉闷而单调的宣礼声。牌迷们立即收起扑克，掸掉身上的尘土，纷纷涌向清真寺。

2

伊斯拉皮勒吃完铁依普妻子煮的素汤面，顿时感到全身解乏、松软，今天的路程使他感到疲惫不堪，他说了声“我想休息了”，便回到了自己的卧室。这间卧室本来是铁依普的一间办公室，平时上面来的干部都安排到这里，这里便成了接待客人的办公室兼卧室。铁依普将伊斯拉皮勒也安排到了这间房屋里。

“今后你就在我家里吃饭。”铁依普对他说。

“村里没有办公室吗？”

“哪还有办公室呢？”铁依普笑着说，“从前有两间办公室，后来因为学校的校舍坍塌，便把办公室让给了学校。我的办公室就是我的这间房子。”

毋庸置疑，这间房子除了一张木板床以外，也只是一张破旧的椅子，到处散落着上面发下来的各类文件和报纸。

“也没有电话？”伊斯拉皮勒在空荡荡的屋里来回走动。

“乡里说今年要拉电话线，但至今没有音讯，也只有靠你想想办法了。”

伊斯拉皮勒苦笑了一声。

伊斯拉皮勒躺在木床上伸展身体。今天一天的奔波让他确实感到了疲惫。今天一大早他就与铁依普将整个村子转了一圈，几乎挨家挨户地看望了农户，到农田、果园进行了抽查。他从来也没有想到布拉克萨依是这样的破烂、贫穷。转完整个村庄后，他对自己信誓旦旦地保证要改变布拉克萨依的承诺感到有些后悔。“看来我爸爸说得没错，我为什么这么着急呢？”他自言自语地说。当他对父亲说“我决定到布拉克萨依蹲点”时，父亲曾失望地摇了摇头。

“真不该选择布拉克萨依！”父亲说，“当然，那是我生长的故乡，不能说自己的故乡有多么不好，然而确实太贫穷了。那里的人们也非常懒惰，政府也感到不耐烦，几乎遗忘了那里。五十年来不知有多少干部到那里蹲点，开展工作，我也曾多次与工作组的同志一起在那里蹲点，那个村庄如果不搬到下游是没法治的……唉，你应该选择其他村就好了。”

“难道我真的操之过急了吗？这里连电灯也没有，生产的粮食连自己也吃不饱，农民们至今还住在干打垒的土坯房里，在这种情况下怎能让他们致富呢？看来上级要搬迁该村的决定是正确的。”他想起了两周以前乡党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会议重点研究了如何建设抗震房，让住在危房的农民搬迁住进抗震房的问题，并作出了在布拉克萨依进行试点，乡领导派一人专门蹲点进行组织领导的决定。当党委书记提出，“那么，谁去布拉克萨依抓这项工作？”在场所有人的目光不约而同地集中到了该乡新任乡长伊斯拉皮勒的身上，大家的目光毫无疑问地显露出“怎么样？那就让我们看看你有多大的本事吧”的含义，而伊斯拉皮勒感到这对自己是一种考验，也不假思索地当众表态：“我去吧！”当时，伊斯拉皮勒对布拉克萨依也确实不怎么了解，更没想到会像他今天看到的这样贫穷而落后。会后，乡党委书记向他介绍了布拉克萨依的情况。

“布拉克萨依农民的住房非常破旧、危险，因而县上在几年前就作出了将该村搬迁的决定。为了落实这项工作，我们曾多次派工作组去

布拉克萨依,但是除了少数青年人愿意搬迁以外,大多数老年人都不愿意搬。”

“他们为什么不愿意搬迁?”

“原因很多,你去了就会知道。”乡党委书记接着说,“布拉克萨依的根本问题是农业没有发展的空间,耕地少,农民的收入主要靠开荒种地;加之离县城远,农民们没有从事其他行业的条件,因而他们至今未能摆脱贫穷状态。说实话,布拉克萨依如今已成为了乡里的一个沉重包袱。现在国家特别支持农民的住房建设,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所以,你在布拉克萨依要以解决这个问题为中心开展工作。”

“看来书记说得没错,布拉克萨依人靠现在的农业生产是绝不可能翻身的。如果他们搬迁到离县城稍近的地方,就能为他们提供多种经营创造条件,所以应该千方百计地做好他们的搬迁工作。”

“睡着了吗?”“匡啷”一声,推门而入的铁依普打断了伊斯拉皮勒的思绪。

“来,来坐!”伊斯拉皮勒坐了起来。

“寂寞了吧?”铁依普拉过椅子坐下后说,“我们在这里的日子就是这样度过的。因为没有电就看不上电视,晚上只好早早地爬到土炕上睡觉。所以农民的孩子也多。”

“农民嘛,晚上没事情做,那就要为生孩子而忙活呀!”伊斯拉皮勒领会地微笑道,“电的问题没有给上面说过吗?”

“那还有不说的吗?每年都要上报,但是给布拉克萨依拉电线需要四十万元资金,我们哪有那么多钱呢?连四千元也掏不出来。何况你也不是不知道上面的计划,他们计划让我们整体迁移,所以也决不会给我们拉电线。”

伊斯拉皮勒接过铁依普的话:“按说,布拉克萨依这个地方也没有什么值得让人留恋的地方了,既然政府要帮助给大家盖房子,那你们为什么就不愿意搬迁呢?”

“尽管政府说要帮助我们盖房子,但问题在于盖房子的钱还得由我们农民掏。布拉克萨依人的情况你也看到了,他们的腰包里哪能掏出那么多钱呀!当然,这也是一个方面,但更重要的是他们舍不得离开祖先

们留给自己的这片家园……”

“可现在时代变了,他们就不想过上好一些的生活吗?布拉克萨依还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呢?”

“你说得也没错,布拉克萨依的条件确实很差。这里也只有空气好。”

“但空气不能填饱肚子呀!”

“可是布拉克萨依人将他们生长的这个地方看得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珍贵。你听好了,我给你说这样一件事:村庄上游住着买苏木·塔兰一家,如果你问买苏木·塔兰,他就会说‘布拉克萨依是我的祖先创造的’。不知是哪一年,他因病在县医院住了一段时间,你说他这个人怎么样了?这个人不愿意喝医院为他提供的开水,说那里的水没有味儿,硬是让孩子们将布拉克萨依的水给他带到了医院。”

“是吗?不是开玩笑吧?”

“是的,我说的是真的。”

伊斯拉皮勒若有所思。

“这么说,要他们搬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伊斯拉皮勒叹了口气问,“青年人不会反对搬迁吧?我们先去动员他们怎么样?”

“生活状况较好的部分青年人早就搬迁了,而留在这里的那一部分人大多家庭经济状况差,而另一部分人为了养家糊口已经远离家乡去了其他地方。”

“这么说青年人也没有希望了?”

“总之,很难……”

听到村长的话,伊斯拉皮勒顿感失望,并对自己来这里开展工作深感忧虑:“让我到工会担任领导,我去就好了。无论如何那是政府的机关,工作有秩序,也没有这么多麻烦。艾力说得也没错……”

“农村我也干过,”他的好友艾力曾劝他说,“那里的工作可以说是千头万绪,而且英塔姆乡也没有个像样的巴依,你要带领他们去致富,还没等他们富起来,说不定你自己就完蛋了!”

妻子哈丽达更反对他到农村去:“在工会工作不是很好吗?何况你的胃又不好,在那个穷乡村,如果病了怎么办?”

“难道我真的做错了吗?如果我在布拉克萨依抓不出一点儿成效,

就该夹起尾巴走人……”伊斯拉皮勒几乎整夜都这样想来想去的，一直未能入睡，快到天亮的时候，才好像睡着。直到铁依普敲门时他才醒来。

“军人还有像你这样睡到现在的吗？”铁依普嚷嚷着推门而进，“饿了吧？走！喝茶去！”

伊斯拉皮勒在门前水沟里洗了一把脸。从山里流下来的这股泉水是那樣的清澈、凉爽。伊斯拉皮勒忽然想起昨晚铁依普讲的故事，便立即用双手捧起水大口大口地喝了起来。但是，他怎么喝也没能喝出有什么特别的味道。

“看来今天天气还是很热，”伊斯拉皮勒喝着茶，望着外面说，“下一场雨就好了，否则地里的小麦都会干枯的。天气预报说什么了吗？”

“我们哪能知道天气预报呢？没有任何下雨的征兆。布拉克萨依都这么酷热，那县城里可能就会燃烧的！我先父曾说，从前县上的财主老爷们，每当气候燥热的时候，就会乘坐马车到布拉克萨依小住十天八天……”

伊斯拉皮勒因为一直在想着自己的心事，也没有太在意铁依普的话，然而听到他后面说的这句话便立即抬起了头：“你是说那些县里的人到布拉克萨依？”

“是的，据说那些人就在上游那片山谷里面安营扎寨，除了在那里避暑、休息之外，还将山里的那些野果煮成果酱，将野苹果晒成干果带回家。”

“果酱？山谷里面还有什么能制成酱的野果？”

“我们这山谷里野果可不少啊！醋栗、覆盆子、野苹果等，什么都有。每当水果熟的时候，村里的人们都会到山里，将野果煮成酱带回家。是这样吧？佐赫拉！”

铁依普矮小、胖墩墩的妻子赞同地点了一下头。

“谢尔瓦娜每年都要煮好几桶呢。今年如果胡达有意，我也想去煮上几桶。”

“有卖果酱的吗？”

铁依普与他妻子面面相觑，笑了起来。

“还能到哪里卖呢？”铁依普感到可笑地说，“只会分送给左邻右舍

的。我们可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人卖的。”

这时，伊斯拉皮勒眼睛一亮，眉开眼笑，好像想起了什么事。

“我们今天就到山谷里去吧？”他对铁依普果断地说。

“你不是说今天要开会吗？”

“今天的会议就暂时不开了。走！”

铁依普奇怪地望着他，站了起来。

他们穿越布拉克萨依人原始而自然、像戈壁滩沙丘一样不规则的土坯屋，来到了山谷入口。从山谷里流出来的一股水，在高坡上的一户人家门前转过，而后流入村庄。

“那是什么房子？”伊斯拉皮勒问。

“那就是昨晚给你讲的买苏木·塔兰的水磨坊。”铁依普说，“据说从前这里有五座水磨坊，到了人民公社时期还剩下三座，其他两座在‘文革’时被当做‘四旧’而毁掉了，只有买苏木·塔兰的这座水磨坊没被拆毁，保留到现在。”

“好像现在没有使用吧？”

“是的，已经有几年了，没有再使用。”

“为什么？”

“现在人们把粮食都拉到下游的面粉厂去磨，那座面粉厂将面粉拿到村里与人们用粮食交换。如果有了电，我们就可以建一座面粉加工厂了。”

“没有电就一事无成。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伊斯拉伊勒无后顾之忧地叹了口气。他们边说边走进了深谷里。伊斯拉皮勒立刻被山谷里的林木所吸引，他非常惊奇。这是一片不小的平原，在谷地正中有一条干渠，水缓缓而淌，不时向小溪、小沟分流。水渠两旁被杨树、野苹果、黑榆树等绿树笼罩着，周围是一片绿荫覆盖的草丛，黄芦荟、罌粟等花草傲然怒放。山谷两旁的沟里长满了蒿草、覆盆子等野生植物。山谷清爽宜人，凉风习习，好像这里从来就没有被夏日的烈焰烘烤过。

“看见那一片深沟了吗？”铁依普指着前方说，“那是一片醋栗，里面还有覆盆子、黑果小蘗等野果。瞧那一片，都是野苹果！现在还早，如果到八月份的时候你来这里，可是香味扑鼻、沁人心脾啊。”